梁天琦挾洋自重 美國插手港事

有話要說

方靖之

「本土民主前線」梁天琦與發言人黃台仰等3人，日前被傳媒揭發在新界東補選後，隨即與兩名外國人於餐廳內「密會」。其間外籍男子不單聆聽梁黃兩人的說話，也不時發言，部分內容疑似用普通話交談，「言談甚歡」。及後，梁天琦和黃台仰等人先走，兩名外籍人士結帳後返回美國領事館。從他們進入領事館時亮出證件可見，兩人是美國領事館官員。

梁天琦「密會」美領事館官員，隨即引起社會廣泛批評。梁天琦也直認是會面美領事館官員，並指美方主要是「希望了解本土理念」云云，過程中沒談及選舉，稱「同唔同界別嘅人交流好正常，除咗中國，咩人都會見」。

美國對於梁天琦的所謂「本土理念」感興趣，這種說法恐怕三歲小孩都不相信。原因其所謂「本土理念」，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，實質是搞「分離主義」。這對於策動「顏色革命」的美國人來說，根本不是什麼新東西，對其本質也知之甚詳，又有什麼需要找他們出來講解所謂「本土理念」呢？

相信這次會面，主要談的就是剛過去的新東補選以及9月的立法會選舉，美國要與梁天琦等人研判形勢，計劃如何打好選戰，恐怕這才是會面的眞正目的。梁天琦不打自招的說「過程中沒談及選舉」，其實正是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。

梁天琦與美國官員見面後說「除咗中國，咩人都會見」，一方面反映其敵視國家、敵視其出生國的極端思維，另一方面也暴露其挾洋自重的圖謀，希望通過勾連美國，加強自身的聲勢，以圖在9月立法會選舉時大舉出擊，甚至取傳統反對派而代之。這恐怕才是梁天琦「密會」美國官員的主要目的。然而，香港選舉是香港內政，也是中國內政，美國人不斷插手介入，理應受到社會譴責。而梁天琦勾連美國人的行爲，也說明其所謂的「本土」，不過是「分離主義」、「顏色革命」的一種，市民不要爲其所迷惑，成爲其搞「港獨」的棋子。

至於美國將香港作爲對中國推行「顏色革命」的橋頭堡，已是其「重返亞太」的重要布局。「維基解密」公開的電文，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全面而深入，特別是在對本港影響重大的政制發展、選舉事務上着力最深，並在幕後扮演操控角色。

美國政治智庫「Land Destroyer」的研究員卡塔盧奇（Tony Cartalucci）曾發表題爲《整個佔中行動在華盛頓寫劇本》的文章，揭露美國在背後爲「佔中」出錢出力，故主宰「佔中」的並非參與行動的香港人，而是華府及華爾街。

現在打出所謂「本土」梁天琦原來與美國人關係不淺，更暴露美國如何插手、干預香港的選舉。這提醒香港社會，抵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，一定要警鐘長鳴。

資深傳媒人

新舊「激進」互放暗箭

你言我語

季霆剛

「本民前」發言人梁天琦前日直認非在港出生後，成爲網上熱話。

「熱血公民」主要成員鄭松泰表示主張「文化」建港同「建國」：「唔係主張唔畀大陸人來港，最重要係先經審批，包括要經廣東話、香港文化等考核。」被問到既然鄭認可梁天琦爲香港人，但對於梁及其家人來港時有否接受「考核」，鄭松泰表示：「我又唔知梁天琦有冇經過呢啲審批喎，呢啲你問番佢自己至知，呢個我眞係唔知。」

鄭松泰作爲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，無理由不知道單程證的來龍去脈，只能讓人臆測這是刻意「詭辯」，自有謀算。

「激進本土」盤算九月立法會換屆選舉，新界東可以取得兩席。但目前距離選舉還有六個月，充滿變數，他們已經急不及待空群而出，怕風頭被搶去；先是宣布參選五大選區，繼而與長毛、民主黨、戴耀廷互相攻訐，一步一步公開地、有意圖地爲自己的「激進成果」加分。明顯他們就是怕在香港政治光譜中所謂「最激進」的冠冕被淡化，到時眞是「斯人獨憔悴」了。

在「佔中」之前，傳統激進派「勇武」地多次在「和平佔中」的集會中「踩場」，並聲言「和平佔中」必定「流產」，公開呼籲暴力。當時建制派都視「佔中」爲最鮮明的議題，但傳統激進派不甘寂寞，直至「佔中」正式上演後，就批註這場運動非「佔中」。現在有「激進本土」團體展示出比他們更前衛的行爲，傳統激進派怕陣地失守，故不得不使用這種指桑罵槐的手段爲自己「保駕護航」。

傳統激進派看似在護短，實際爲兄弟鬩牆。於是「激進本土」的支持者「旁徵博引」擺出一系列「希特勒是奧地利人、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」的例子來與人爭辯。

一浪接一浪的政壇消息，正好顯示出選舉前波譎雲詭的各派力量考量。之後我們亦不需花時間，對這些更像「詭辯」的論點逐一反駁。正如張德江委員長表示「香港人智商達130以上，能判斷對香港好的事」。市民其實不難看穿這些表裏不一的「趣聞」。
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　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

分離主義的攏聚及其可持續性

指點香江

戴　韡

縱然被其他方反對，個人或團體爲實現己方願望仍可能形成一種社會力量。社會力量正是參與社會活動，並對社會發展產生正面或負面作用的那些個人或團體。近年在香港所發生諸如反國教、激進組織衝擊內地遊客、議會和政府總部、「佔中」、新界東補選等一連串政治或群體事件，顯示分離主義已在香港成爲一股社學力量。香港只是中國沿海一個不大的城市，縱然有人稱「崛起的分離主義已把香港政治版圖『三分天下』」，迄今仍難言分離主義的影響力能如其所願。

但值得思考的卻是，爲什麼分離主義能在當下香港集結；及其日後可能的發展。

已成破壞性政治力量

馬克斯·韋伯視社會力量是社會分化的基本概念，表現在經濟分配；社會地位（即政治權力差異）；以及組成政黨三個方面。我過去的相關文章曾稱，香港分離主義即「港獨」是通過暴力及偏激言行進行宣傳、從而冒起的；其偏激言行則與其成員經濟和社會地位有關。現時分離主義也成立了他們的政黨等組織，也力圖在議會裏贏得席位。因此，當下的分離主義在香港已成爲了一種政治力量。

當前香港分離主義組織有自己的組織，架構、溝通方式和收入來源；在選舉前能推舉自己的參選人，動員和組織成員助造勢；能號召和指揮成員參與群體活動，甚至某些非法的活動。一些觀察和分析指分離主義組織以「本土派」自稱，在新界東補選期間表現了不俗的組織能力，助選活動積極，成員齊心，表現也主動。

與世界其他國家類似組織相似，香港分離主義組織是通過共同理念組織起來的，有較明確的目標，具凝聚力和合作精神；縱然他們所追求的理念是會失敗的。當前香港分離勢力剛冒起，其組織成員普遍比較年輕，還包括不少學生，因而能有較好的團隊精神，反應也能比較快。

香港建制派也有自己的組織和動員能力，但體系龐大，成員背景和年齡組別覆蓋廣泛。「港獨」勢力是在力求實現一種普通市民認爲不現實的政治訴求，猶如爭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使命，卻自以爲通過努力可能實現自己的目標。建制派是要爲「一國兩制」護航的，也需要守護現行機制，及在現制度基礎上進一步發展；他們普遍會認爲現行制度有中央和香港政府「保底」。

「港獨」是一種具破壞性的勢力，他們既涉合法參選，也涉非法暴動；在極個別情況下甚至會提倡「犧牲精神」。但在香港，所謂的「勇武」和「玉碎」有頗多的煽動和欺騙成分。而建制派卻是一股以保安定和發展為目的的力量，在現制度下只會強調理性與和平。因此，兩者言行不同，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都可能存在着明顯的區別。

在國家以大國姿態崛起的當下，分離勢力在香港崛起並非正面的事物；起碼令人感到「一國兩制」中某些政策目標並沒有達到。香港經濟和政治權力分配存在着問題，「一國兩制」也被境內外勢力鑽了空子，當局被動地見招拆招，給分離主義提供了集結的機遇。

局限性多難以持續

香港的分離勢力有其社會局限性，激進的「港獨」勢力更是如此。香港居民大抵都贊成言論自由，支持暴動的人迄今卻不多；而造反根本就行不通。這一點會制約分離勢力在本地的發展，也就是說開始幾次的街頭暴亂能起到宣傳效果，但若其承諾或願望不能實現，而暴力行為卻一而再三，暴力的宣傳效果就會下降，甚至會引來越來越多的指摘。

當前，分離勢力拒絕與其他反對派合作，既可能是由於各自的理念不同，也會是權力慾的所然。那限制了該勢力擴充的範圍，但若與他方達至協調，該勢力又會擔心己方失去自身的獨立性。

不論稱其爲分離勢力，還是「激進本土」派，這股力量當前仍以年輕人爲主，那也決定了他們的那些偏激言行。而一個以年輕人爲主的政治派別的參與者和支持者，均有它的局限性，當那些年輕人成長後誰來接他們的班將是一個問題。而屆時若香港社會文化出現轉變，分離主義思潮是否能有人繼承又將是另一個問題。

這種集體固然有它固定的支持者；但其決策卻容易偏離主流民意，也容易出錯。因此，分離主義在香港冒起既值得關注，其持續性也是值得觀察的。

資深香港評論員

人機大戰 啓發人類創新

議事論事

曾國康

近期成爲全球熱話的人機圍棋對弈，已於3月9日展開。AlphaGo領先於韓國職業九段李世石，此一賽果不斷爲媒體爭相報道，更請來棋界專家品評。根據李氏本人及其他專家評論，AlphaGo下子手法可以算是天馬行空，有其獨到之處，往往在難以預料的地方下子，敢走常人不敢走的地方，可謂與人類共同創造了經典棋局。

AlphaGo的創新走法，以及優異成績，令中外人士無不咋咋稱奇，更使人聯想到電影情節：人工智能將會取代人類。其實，作爲萬物之靈的人類也不必驚慌，因爲AlphaGo的運作及思維模式，正是啓發人類的新一代楷模。

誠然，AlphaGo的手法在現行棋界是十分少見的，絕大部分職業棋手在腦海中都不會有那個想法。可是，AlphaGo是人類頂尖棋手的智慧結晶，縱使令人感覺荒誕離奇，只要符合子力之間的配合，以最高效率達成目標，即使再荒誕陸離都是合理的。

這種情況即令人聯想到，人類的思維模式是否正處於停滯周期呢？

從人機大戰的觀察，筆者認爲人們對AlphaGo的驚訝，正突顯出人類對這個世界還有很多未知，而當中也顯示出我們都是有故步自封的慣性。電腦的手法，很大程度都超出了人們預期範圍，這可能只因我們從來都是既得利益者，沒有突破思維框架，更遑論求變創新。

到這裏，筆者又以我們的教育制度及風氣作例子。近日有數名在學青少年因生活壓力選擇輕生，這些個案都使我們反思現在的教育制度，認爲我們的教育制度剝削了青少年快樂的時光，都把他們壓迫的喘不過氣。

誠然，我們中小學的教育制度得確以考試爲目標，以分數界定學生的能力。這種制度可以爲社會迅速挖掘需要的人才，並對此作出有效培訓；同時，它亦爲數以千萬計的學生及家長帶來煩惱，因爲爲了出人頭地，把書讀好，把公開試考好便是「成功」的不二法門，平步青雲的捷徑。

可是，這就是人生的全部嗎？教育制度固然製造了一個以分數定成敗的氛圍，然而，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是製造這個制度的「幫兇」。就像人機大戰的故事一樣，當每個人都習慣了這個遊戲的「潛規則」，即使有人提出另類見解，大家都會認爲他要不是異類，就是這個遊戲制度有問題。其實，大家都忘了每一個人都是這個「潛規則」的始作俑者。

當我們指罵制度帶給我們的煩惱，殊不知我們每一個都靜悄悄的跟着走，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可以獨自的求變，突破框架。固然，我們都希望成功，而且坦途越短越好。可是，自古成功需苦幹，成功從來沒有捷徑。因此，成功的人生又是否只有讀書、考試和分數呢？

筆者還是以擅長的圍棋做例子：想獲得短期成功，跟隨前人步伐很容易；要獲得長期成功並獨創一格，思維則需要突破框架。關鍵是我們能否勇敢踏出第一步，嘗試走出新天地。我想，我們每一個都不應該再以制度爲藉口，讓自己故步自封了！

香港迷彩青年會監委會主席

中朝關係何去何從

亞太風雲

張庭延

中朝關係走向何方，是近來媒體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。3月8日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舉行中外記者會，對這個問題給了明確的答覆。

王毅說，「中朝關係是有着深厚友好傳統的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係。」「我們珍視同朝鮮的傳統友好，朝鮮要謀發展、求安全，我們願意提供支持和幫助。」

回顧歷史，我們確實是這樣做的。中朝老一代領導人，親手締造和培育了中朝友好關係。金日成執政半個世紀，來中國訪問40餘次；金正日執政17年，曾6次訪問中國；就國際局勢和中朝關係發展問題，與中國領導人舉行了會談。中國珍視中朝關係，始終如一。

王毅同時也談到，「但我們是講原則的。」「我們堅持半島無核化的立場毫不含糊，對朝方推進核、導計劃，我們不會遷就。」

這也是實際情況。其實，朝鮮半島無核化，最早是金日成上世紀80年代後期提出來的，當時朝鮮半島出現了核武裝的危險。我們認爲，朝鮮半島無核化是正確的選擇，一直堅持這一主張。爲了實現這一目標，中國在2003年促成在北京開始舉行六方會談，各方曾就推進朝鮮半島無核化達成重要協議。但2006年朝鮮進行第一次核子試驗後，改變了局勢的發展。在朝鮮2009年和2013年進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核子試驗後，中國不得不公開申明反對的立場。今年年初，朝鮮違反安理會決議進行了第四次核試，中國支持安理會對朝進行制裁，同時強調制裁不是目的，呼籲各方盡早回到談判桌上來。

目前，朝鮮半島緊張逐步升級，美韓已開始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，出動了飛機和航母，朝鮮也不甘示弱，稱「不惜動用核武器」，人們擔心劍拔弩張的局勢一旦失控，在半島引起戰亂。王毅敦促各方理性克制，不要再激化矛盾。他還強調，「半島問題的最終解決，要綜合施策，對症下藥，一味迷信制裁和施壓，實際上是對半島的未來不負責任。」他稱中方已提出實現半島無核化、「停戰」向「和平」機制轉換並行推進的談判思路，希望各方認眞考慮。

對於中朝關係的前景，王毅沒有直接回答，只稱「無核才能和平，對話才是出路，合作才能共贏。」目前朝鮮半島出現局勢緊張，美國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，但朝鮮開發核武器並進行核子試驗，也是重要原因。其實歷史早已證明，靠武力是解決不了朝鮮半島問題的，只有通過對話協商，既講原則，又照顧各方合理訴求，才能一步步解決有關問題。筆者理解，中國還是希望朝鮮改弦更張，回到對話的軌道上來，不要出現中國不能坐視不理的局勢。

首任駐韓大使

奧巴馬訪問古巴流於形式

國際政治

徐貽聰

3月21日至22日，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對其鄰國古巴進行「國事訪問」。是時隔88年後美國首位總統訪問古巴，引起世界的普遍好奇和密切關注。

美國和古巴的關係被人爲地冰封了50多年，眞的是「雞犬之聲相聞，老死不相往來」。最終才由掌握主動權的美國，於2014年12月宣布與古巴進行「復交」談判，並於2015年7月在對方首都恢復美國大使館，加之時隔半年後的奧巴馬往訪，應該說美古關係的發展速度是夠快的，值得尋求和平、和諧的世界予以肯定。

古巴共產黨中央機關報《格拉瑪》報道，美古雙方的高層將充分利用此次機會交換立場和觀點，提出涉及各自利益的原則要求。這對兩國進一步了解對方應該是有益的，但相信結果「尚待觀察」。因爲美國要求的「人權」純粹是不理解實際的假設性命題，古巴據實、據理提出的「取消封鎖」和「歸還基地」則均非是奧巴馬能夠「說了算的」。奧巴馬的古巴之行，只能是在其結束總統任期前一次「記載於史冊」的「形式」化外交。

美國無論變換什麼手法，顚覆和演變古巴的目的不會改變。如果說美國近50多年來爲此目的使用了不成功的「硬手法」，現在則寄希望於「套近乎」的「軟手法」，由「疏遠」改爲「拉近」。從古方的公開表態中不難看出，古巴方面對美國的企圖心知肚明，對美國的「招數」虛席以待，用適當的方式予以化解，繼續保持自己的道路和制度。對於僅有11萬平方公里國土、千餘萬人口的古巴而言，不卑不亢地接待一個虎視眈眈大國元首的訪問，這當然可以稱得上是堅持獨立、主權和不畏強權的勝利。

奧巴馬着力改善與古巴關係的另一個目的，是修復因古巴問題而受損的美國與整個拉丁美洲的關係。在訪問古巴之後，奧巴馬將要繼續南行，訪問拉美最南端的阿根廷，目的就在於此種考慮。自美國與古巴復交以來，美國與拉美關係確實出現了明顯緩解的跡象。關鍵在於美國應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拉美，僅靠「形式」化外交，必然無濟於事。世界希望看到美國以實際的、而不僅僅是「形式上」的「善意」對待古巴，首先是取消貿易封鎖和不准美國公民去古巴旅遊的禁令，同時不要再以「後院」思維對待古巴和拉美其他國家，以利和平、和諧地區和國際關係的建立和保持。

可以預期，在今後一段時間裏，美國與古巴關係不會出現戲劇性的改變。奧巴馬的「破冰之旅」，還依然會是美國與拉美關係的試金石。

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名譽理事兼研究員，曾任駐古巴等拉美國家大使